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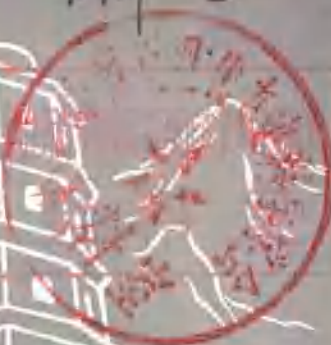
19. 08

揭陽文史

第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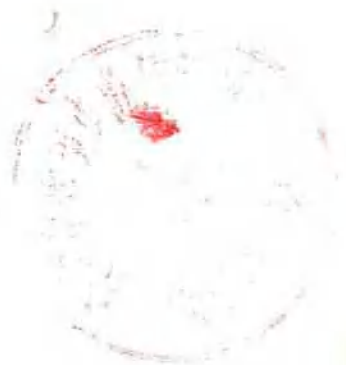
揭阳县政协文史编委会

1986. 9



封面题字：杨辟明

封面设计：陈少田



《揭阳文史》编委会

主编：刘理之

顾问：郭笃士 郑衡 张宗仪

编委：王钊 蔡楚云 林克

目 录

揭阳县明清以来自然灾害记要·····	林远玉 (1)
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·····	郑 衡 (15)
记国民党军抗日将领吴履逊·····	庄泽民 吴 铮 (27)
何宝书三次任揭的背景和际遇·····	张宗仪 (34)
李滋然保护康有为·····	彭妙艳 (47)
明末殉国四大臣	
——史志拾零 (一) ·····	郭笃士 林醒尘 (50)
怎样认识薛侃、林大钦、翁万达、郭之奇	
——史志拾零 (二) ·····	郭笃士 林醒尘 (53)
孙觉与苏东坡·····	孙 柳 (55)
洪度之和他的《趣园诗钞》·····	孙 玉 (57)
吴克玉办戏其事·····	陈诗侯 (61)
揭阳民信批局简况·····	周祥章 (67)
“大兴”客轮遇难记·····	柯 琪 协 士 (69)
明清时期揭阳奇闻介绍·····	徐光华 (73)
清代军事遗址——青屿汛·····	蔡汗铭 (75)
宋秦少游在揭阳旧墓址之来历趣传·····	倪烈水 (77)
漫谈榕城“馆头”及“敲仔”梗概·····	林道崇 (81)
《郭玉龙为民国时期揭阳十六士绅	
写照趣闻》补遗并正·····	孙淑彦 (84)

揭阳县明清以来自然灾害记要

林远玉

揭阳县历史上的各种自然灾害频繁,但由于历史的原因,过去的载述不多。鸦片战争之前,载少言简,辛亥革命前后,记载多些,建国后较为全详。现根据省、府、县方志和有关史料,以及农业区划汇编等资料,对揭阳县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,分为三个历史阶段,简述如下:

(一) 鸦片战争前 (公元1840年以前)

风灾 吾邑地频南海,属亚热带季风区,每年四至九月雨热同季,台风影响频率高。有台风必有大雨、暴雨,又往往和洪、海潮一起频临,给人们造成自然灾害。但台风也有“功劳”,它随带来丰足雨水,为大自然解除旱灾。明代中期至鸦片战争之前,据有史记载,揭阳发生台风有三十六次(其中台风暴潮七次)。主要有:

明正德八年(1513年)夏六月飓风作,海溢,溺死者无数。

明正德十年(1515年)秋七月飓风暴雨,漂没民田,坏公私庐廨,俗称铁风筛。

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:“秋八月飓发,海溢,城内水深三尺,漂庐舍,淹田禾,溺死民物,村落为墟”。

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:“八月潮州六县海飓大作,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,坏民居三万间”。

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：“夏五月廿一日飓风，六月十一日飓风大作，夜半方息，廿一日飓风复作，至廿三日水泛滥入城，涨深四、五尺，船可到县堂前阶畔，城中房屋多坍塌，霖田、河婆等处，水从地涌出，淹没民铺舍无算，至廿四日夜方退，较雍正五年之水，此为更大”。又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载：“六月廿九日飓风作，连日雨，至大水，秋七月初二日乃止。霖田都水涌，漂没田庐”。由此可见，前者在五、六月间连续受到三次台风的袭击，尤以末者为大，加上南河上游大暴雨，致榕城内外成泽国。

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：“八月十三日飓风大作，沿海民居屋瓦皆飞，海潮汹涌而上，桃山、地美、渔湖各都禾稼尽没，逾年以咸潮透地，田秧种下旋枯，连岁荒歉，斗米至值钱千余，穷人掘草根剥树皮以食，道上乞丐倒毙者相望”。

水灾

这个阶段对洪涝灾害记载较少，且言简，难看出其全貌。从有史记载的十次水灾中，以清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为大，据载：“八月廿六日，大水决村寨，人畜死者过半。”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“夏四月，雨，潦水溢，大饥”。又是年《潮州志》载称：“揭阳、惠来县，夏大饥，惠来城内有抢粟之变”。

旱灾

昔年因没有水利设施，故每逢三、六、九旱，赤地千里，出现“久旱致咸，害禾民饥。”这段期间有十余次旱灾记录，其中主要者有：

明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：“旱。米价昂贵，民多采草木之根以食”。又载：“饥，斗米百钱”。

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：“岁旱，饥民逃荒，相率走江

西、建昌、南安等府，千百成群、罕还乡者”。

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：“春正月不雨至夏初四日乃雨，田园十不种一”。

冰雹

我县雨雹多出现于夏季，时间短且厉，多属局部性灾害。在鸦片战争之前有载仅三次。如明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：“夏六月雨雹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卵，其色赤而黑”。这次雨雹范围较广，海阳、饶平、南澳等县均载“六月雹，大如拳”。揭邑1636年和1663年分别又载，“春二月雨雹”，“春正月朔雨雹”。

霜冻

期间霜冻据载有十次。如明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：“冬十二月陨霜，厚三寸许。”《潮州志》同样记载辖六县霜冻之重，有“深尺许”，或“厚尺许”之说。明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：“冬十一月陨霜为灾，草木皆枯，昆、鱼冻死。”《潮州志》则载“揭阳陨霜，杀草、木枯。”还有较严重的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：“冬十月，冰厚盈寸。士人云，揭邑自古少冰，至是坚厚盈寸。”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：“冬至日，天气严寒，大雨雪”。

（二）辛亥革命至建国前（1841—1949）

风害

这一阶段发生台风暴潮有十次，其中以1881、1922、1941、1944、1947年灾情为大。例如，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：“六月七日飓风，海溢，汕头平地水深二、三尺，船户也被损坏不少。八月二十二日黑风起骤桑浦山，烈风暴雨随之，所过拔木损民庐”。又县续志载：“八月二十二日申刻，风雨大至，渔湖仙阳姚乡祠宇三座相连，忽被龙气（注：龙卷风经过），压扫为平地，瓦

片纷飞空际，如乱蜂远散，又廖厝洋乡民屋舍倒塌十余间。”1922年的“八·二”风暴，现古稀之人犹忆起“色变”。据《潮州志》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载：“阳历八月二日（农历六月十日），下午三时风初起，傍晚愈急，九时许风力益厉，震山撼岳，拔木发屋，加以海汐骤至，暴雨倾盆，平地水深丈余，沿海低庐舍倾塌者尤不可胜数，灾区淹及澄海、饶平、潮阳、揭阳、南澳、惠来、汕头等县市。轮船‘生财’号，被风吹上妈屿外之乳蓬山，‘山东’号搁于磐石山狗母腰（注：船排水量都在二千至三千吨），潮汕小火轮二艘，搁于潮阳后溪蝴蝶交山腰。受灾如烈者，如澄海之外沙，竟有全村人命财产化为乌有。计澄海死者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六人，饶平近三千人，潮阳千余人，揭阳六百余人，汕头二千余人，统共三万四千五百余人（注：南澳死者无计入）庐舍成墟，尸骸遍野，逾月山陬海噬积秽尤未能清。又《骨董锁记》载：“六月十日（即阳历八月二日）夜，汕头风灾，平地水深丈余，漂没房屋无算，居民死者万余人，陆续捞出尸骸二千八百具，旧潮属各县，共死七万人”。

这次台风暴雨确为近百年所罕见。根据当时目击者反映，“八·二”风暴那夜，风、雨、雷并至，有排山倒海之势。揭邑以沿海灾情最重。地处榕江口的光裕村，全村五百余人，死者三百九十一人，幸存者一百三十四人，灾后离散他乡，后少返回。又如县署内原花木之盛，鸟雀之多，经这次台风扫荡，“树叶扫光，鸦雀绝迹”，待翌年九月，树木才吐枝发叶，才见鸟之啼叫声。

灾后，汕头成立赈灾办事处，各县设救灾公所，从事善后。旅居京、沪、南洋同乡，纷纷汇款赈济灾区。为了救灾

之急，“批局”多代付款汇出，容汇者后付母、息，故灾民十余天便能收到汇款。当局还“请准提用常年仓谷”。“又黎总统（注：黎元洪）拨币五万助赈，十月，特沛毓禧图为慰问潮汕灾区专使，南下视察灾情。”

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：“十月七日晚，飓风为灾，古屿堤被决崩数处，广约三十余丈，一时咸水入侵，青垵大蓬等村变成汪洋，所有田圃，禾、蔬、茨、芋概被咸水浸死，晚冬各项植物均告绝收。受灾惨重，为全县冠。哀鸿遍野，惨难言宣。”“本县此次被灾蔗田二万五千亩，占种植面积的71.4%，共损失甘蔗约一万四千吨。”“全县电话线路电杆（竹竿）损坏倒地，电线毁断共六十多公里”。又据同年十二月十三日《揭阳青年日报》刊称：“灾后，救济本县风灾赈款三千七百零三万零七千零三十七元，暨海内外赈灾款一千三百一十五万九千六百三十元，概由各受灾四十六乡分别具领放赈”。据考析，这次除台风暴雨外，榕江上游（揭西部分）是受风洪之灾。另是这笔赈济款多数落入把政、豪绅者之腰包，民众所得无几。

共有八次，以1864、1936、1941年为严重。

水灾 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：“正月至七月，天多淫雨，晴仅三十日。七月初八水潦大至，平地水深尺余，初九日渐退，十二日又大雨，十三日复涨，十四日夜飓风大作，城内外一派汪洋，城南水及门楣，县署内浸至阶上，城中人以门板作舟相往来，或登楼阁，或赁船为屋，至十七、十八日水势渐落；桃山、地美两都因海阳护湖堤溃，境内皆成巨浸，为百年来所罕见。幸涝退后补种及时，田以淤积肥饶，晚禾大熟。”

民国卅年（1941年）：“六月三十一日颶起，七月一日风力尤厉，暴雨倾盆，自朝至夕，山洪激泻，北溪（注：现北河）沿岸村落皆被淹没，大莪江之顶溪头，赤岸附近之玉步头等处堤基，相继告陷，河潦自北南泻，新圩乔林潭前一片汪洋。傍晚水势渐退，而南溪之马丘三洲堤围又溃，河潦反向东冲去，势愈猛烈，桐坑蛟龙竹桥以迄南窖平地水高数尺，深者及丈，庐舍推毁，堤围溃决，禾稻淹害，全县损失达五千万元。”

旱灾

在旱成灾害中，1943年为百年罕见，而1940、1945、1946年亦甚。据《潮州志》所载，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，“去冬以来，天久不雨，至三月廿一日始雨，四月又亢旱，五月米斗五百元。揭阳素称产米之区，亦饥殍载道。五月十四日，新圩饥民成群结队，沿途抢粮。十五日，月城圩饥民亦抢食。十六日米斗涨至七百元。十八日天雨，稍有起色，米价稍落。”

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，汕头、揭阳、潮安等县市，“是岁大饥”。四月五日值清明节，饥民纠众撬商会主席郭和甫，拥至江瀚村县政府请愿，沿途抢米抢钞及日用品，城中秩序大乱。

民国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，潮州各属久旱，米贵之记载：“潮州各属自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十月至今，大旱七月余，田不能耕，海无可渔，米价飞腾四十三倍。

冰雹

有载仅三次。清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：“二月二十四日大雨雹”。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：“二月二十八日申时渔湖都雨雹，大如钵，屋瓦多打破，人避之，头面损伤，小者如卵、如弹。”清光绪十

四年（1888年）：“二月二十六日大雨雹，霖田都及普宁等处，大如碗，屋瓦尽裂，人畜有倒毙者，县城以东，小仅如豆。”

霜冻 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：“十二月二十、二十一日，连日夜大雨，寒甚，北风更疾，比天晓，忽晴，山皆积雪尺余，为潮境数十年所未见。”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有“冬十一月严寒”、“雨皆成冻，深山穷谷，积雪二、三尺许，草木多陨，人畜冻死”之说。

（三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（1949年10月至1986年）

据不完全统计，建国至1986年，全县因不可抗拒的各种自然灾害共损失粮食八亿八千万斤，花生四万五千六百担，甘蔗二百四十三万担，黄、红麻二万三千担。因寒露风侵袭损失粮食达二亿斤左右。现据记录材料，概述于后：

风灾 从1955至1986年，影响本县的台风（平均风力 ≥ 6 级或日雨量 ≥ 40 毫米）有102个，年均83.3个；严重影响（平均风力 ≥ 8 级或日雨量 ≥ 150 毫米）的台风有10个（即：1960、1961、1962、1964、1969、1970、1975、1979、1980、1981年）。尤以1969年“七·二八”的台风暴潮为大。这次台风（列太平洋6903号台风）前二、三天，高温闷热，海水变色，鱼群浮水面，鸭鹅迁巢。于7月28日零晨风起，8至13时风疾潮涌雨至，当11至12时台风中心在惠来县登陆时，我县风速增大到34秒米（相当12级以上），最大风速达36秒米，飞沙走石、拔木倒屋，原榕江公园有两株大木棉树连根拔起，（最大一株茎部直径为0.7米左右）；风带潮，潮如球滚，从榕江向两岸陆地猛袭，潮到堤溃，庄毁禾坏，交通电讯中断；人畜伤亡；

财产损失，以地都、砲台、渔湖、榕城为重灾区。

全县因灾死亡95人(计光裕乡52人)，受伤1431人，失踪8人。淹死耕牛23头，生猪620头，三鸟2万多只，溃决江海堤围126处，长29438米，崩塌内洪堤112处，长2304米，还有受破坏的其它水利设施168宗(处)。受灾农田达25.9万亩，其中成害12.6万亩。房屋倒塌15966间(其中新建未盖屋顶7457间)，损坏民房74867间。仓库倒塌21座，损坏59座。厂房倒塌7座，损坏459座。戏院倒塌7座。沉船334艘(其中机动渔船48艘)，损坏民船1049只。全县损失1198.32万元(不变价计)。这次台风暴雨洪水暴潮灾害，较民国十一年“八·二”风暴严重。国家《台风暴雨洪水暴潮手册》载云：6903号太平洋强台风“来势猛、强度大”，“风灾空前，大海潮罕见”。

1961年9月29日，6125号太平洋强台风并带来暴潮，也给揭阳人民带来严重损失。地都的青岛、大莲、土尾和砲台的新寨等堤段溃决，晚稻受成灾4.97万亩，其中失收达2.82万亩，损失稻谷71万多担。

在台风登陆后常发生局部龙卷风为害。近37年来，受龙卷风为害有7次(即：1963、1964、1969、1971、1975、1982、1985年)。如1964年10月12日，我县由于受6423号太平洋强台风的影响，13日上午8时左右，龙卷风从东向北走，经榕城、乔林、东仓、山尾寮至丰顺等地。当龙卷风经过榕城东门派出所时，该所对面公厕围墙被扫倒，压死农民一名，伤几人；县政府大院内树木折断甚多；原乔林地区机械厂的厂房屋顶全被毁坏；东仓民房损坏数十间。又1975年7月19日15时，玉窖的东面、半洋、谢坑、官硕、新寨、桥头等乡村受龙卷风的袭击，仅15分钟时间，倒塌房屋47间，一棵直径

0.67米的大榕树在齐地面处被拧断。

1986年第7号太平洋强台风于7月11日15时，在汕尾附近登陆。这次台风灾及广东28个县（市、区），以潮、梅、惠地（市）为重。揭阳县是个重灾区，风、潮、雨、洪、涝五害俱全，是近代罕见的。风力、潮水位虽逊于1969年的6903号强台风，但持续时间长达70余小时，为解放后所未见；雨、洪、涝相当于1970年“九·一四”之水，甚者适洪、潮相碰，时间持续5—7天。受灾损失远超过前两个重灾年。全县21个区（镇）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，受淹浸乡（镇）达八成以上，人口占六成左右，其中受浸三天以上的占总人口的40.5%，水及门楣的有5万余人；受浸农作物达46万多亩，计受浸三天以上有五成面积。全县经济损失达二亿三千六百万元，其中农村二亿一千万元，人平179元；粮食减收二亿三千万斤，其它农作物和建筑物的损失和破坏甚重；因灾死亡9人，伤110人。灾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、政，从精神、资金和物质上，予以大力支持，旅泰侨胞、旅港同胞驰电或派团前来慰问，捐款救灾，使恢复生产、生活顺利进行。

水灾

洪涝是我县的主要灾害。建国后发生洪涝或淫雨成灾有十次，以1960、1962、1970为最严重，淫雨则以1983年为最。

“五六（月）风雨灾，忆煞人心惊”。1960年5月4至6日，揭阳普降暴雨，三天总雨量：榕城434毫米，安乐的莲叶水库达609.7毫米，最大24小时降雨504毫米。致各地山洪暴发，东桥园洪峰水位达8.27米，超过警戒水位1.27米，多数扩库溢洪，榕江两岸洪涝严重，以棉湖、磐西、安乐、磐东等五个公社为重灾区。全县这次受灾共15个公社，受淹341

个村、4万余户、18.7万多人，冲跨山岭三座，内洪堤溃口1201处，长894米，冲崩大小渠道215处，长4704米；受淹农田35.66万亩，受毁各种农作物达9970亩；倒塌房屋229间；淹没鱼塘2392个；淹死耕牛13头，猪153头，三鸟1700多只；受浸仓库168座。

是年6月7至9日，又由于受6001号南海强台风的影响，榕城降雨412毫米，五经富站446毫米，北河上游贵人村（丰顺）721毫米，南北两河均出现洪峰，8日洪峰出现，9日复涨，洪峰持续三天。北河罗山栏河坝洪峰水位5.48米，超警戒水位0.48米，10日东桥园站洪峰水位达8.91米，超警戒水位1.91米。榕江中游广大农村都被洪水淹没，低者水深二、三米，其范围东起岐山下，西至南岭山，南起仙桥山，北至玉湖，一片汪洋。8日，龙颈下库溢洪道和主坝外坡出险，是时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亲赴现场指挥抢险，并空投麻草袋二万多条和食物等，五千名民工奋战一昼夜终于脱险。全县除三洲、地都、砲台、渔湖堤外，余20个堤围均有溃决，共51处，长12750米；受淹9个公社，232个大队，937个村，94750户，49万多人；洪渍农田52.4万亩，占总耕地57%，受浸时间3至5天，单早稻损失稻谷54.69万担，计失收水稻10611亩，甘茨11718亩，花生4136亩，甘蔗600亩，黄麻334亩，倒塌房屋5356间，损坏房屋7162间；死亡耕牛59头，生猪2576头，其它1574头，三鸟1.6万只；淹没鱼塘4133个；受浸工厂114间，仓库189座。

一九七〇年的“九·一四”特大洪水，灾及五邑（揭西、揭阳、普宁、潮阳、丰顺），损失甚重。9月13至15日，由于受7011号太平洋强台风的影响，榕江北河上游的梅子坝站

(丰顺)降雨量777毫米,玉湖赤坎站日降雨量510³毫米,全流域平均三天雨量为575毫米,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暴雨频率。南河上游的石塔站(陆丰)降雨量达925毫米。加之中、下游都降大暴雨,故酿成特大水灾。由于普降暴雨,造成榕江南北两河暴涨,9月14日20时20分,榕江东桥园站洪峰水位达9.92米,超过警戒水位2.92米。在24小时内,河水涨高6.17米,过水流量4830秒立方米。北河赤坎站洪峰水位10.74米,超过警戒水位2.3米,过洪流量2300秒立方米。在27小时内河水涨高6.57米。由于北河洪峰继续增大,多数堤围漫顶溃陷,泛洋洪水向南河冲击,玉湖、浮白、硕榕、磐岭、锡场、围和、榕城近郊,都成泽国。15日,因横江水库垮坝,16日中午前后,南河洪峰水位达到最高点,防洪堤十有九处漫顶,洪水向北河反冲击。这次洪水,造成北河七条堤围告陷,决口十一处,总长为2612米,冲走土方达66万立方米。南河各堤段,因堤内外受洪,大大减轻水压,没有造成陷落决口。据统计,全县受灾17个公社,152个大队,共14万1千多户,62万2千人。其中重灾区9个公社,59个大队。因灾死亡42人,受伤695人。淹死耕牛26头,生猪815头。冲垮桥梁98座,倒塌房屋5359间,仓库7座。淹没鱼塘6317亩。受淹各种农作物398,200亩。国家、集体损失总值共12,373,000元。

在“九·一四”暴洪灾害中,横江水库(在揭西县)溃坝最为严重。该水库是一个中型蓄水灌溉、发电相结合工程。集雨面积为164平方公里。主坝长310米,坝高48.4米,有效库容6490万立方米。9月14日零晨至15日8时,降雨量达467.4毫米,最大进库流量为1267—1294秒立方米,最大排

水量为 490 秒立方米。15 日 7 时主坝溃决，溃坝时库容量为 7858 万立方米，超过有效库容量控制值 1368 万立方米。

近八千万立方米之水，从高山向河谷平原疾泻而下，其势如连排水球凶猛滚动，冲击波势不可挡，相距 20 公里的河婆镇，出现“水未到，楼房先倒”的惊人状况。揭西县受灾 13 个公社（镇），90 个大队，1345 个生产队，共 48023 户，262339 人，其中特别严重的有河婆、河婆镇、坪上、钱坑 4 个公社（镇），被毁为废墟的有 40 个自然村，有 52 个村庄破坏极为严重。重灾户 14642 户、76206 人。倒塌房屋、仓库 29453 间，无家可归 7008 户、35455 人。死者 779 人，有的尸体被洪水吞没无所寻。经济损失无法统计。

1983 年春至夏淫雨成灾。从 1 至 4 月上旬止，雨日共 68 天，阴晴相间 32 天。榕城总降雨量 1203 毫米，比历年同期平均 256.7 毫米增加 3.7 倍，北部九重坑降雨量达 140.9 毫米。日最大降雨量：榕城 134.5 毫，南陇 190.5 毫米。致局部内涝，山塘水库溢洪，提早出现洪峰。在这百天中，日照只有 234.6 小时，比历年平均值减少一倍多，气温则比历年平均下降 $0.8 \sim 1.6^{\circ}\text{C}$ 。特别是雷电殊多，没有终雷和始雷之分。全县被雷击死 26 人，击伤 25 人，其中 4 月 17 日击死 22 人，击伤 13 人。这场雨灾导致春夏粮食作物减收 0.72 亿斤，烂秧损失种子 3.12 万担，春种作物推迟一个季节种植，农副等业共损失 3713.6 万元（市价计算），公路水毁 270.2 万元。这是 1864 年以来一次百年罕见的雨灾。

旱灾

据县气象站记录，在近 31 年中，有 25 年发生旱情，其中以 1955、1963、1977 年的冬春连旱为最严重。

1954年9月12日至1955年3月30日连旱200天，未下过透雨，总雨量67.7毫米。1月12日全县出现严重结冻。3月31日—4月4日降雨量87.3毫米，旱情有所缓和。但4月5日—5月2日又旱，在这28天中仅降雨3.9毫米。于5月9日始解除旱情。由于久旱，山泉枯竭，江河断流，咸潮上涌至三洲、罗山，田面龟裂，十无种一，作物枯萎，人畜缺饮，县城食水靠民船运载，每担价四分至一角元。

各级党政认真组织民众因地制宜，采取引、堵(溪河)、挖(井)、车、肩、挑等办法，抗旱抗戕，还在专、县党委统一指挥下，组织引韩济榕工程大汇战，先后完成了北关引韩工程，按揭引韩工程和引韩济榕工程，解决了13、14、17、18等区农田和群众用水。但由于旱情日久，灾害严重，尽管多方努力，全县损失仍大。计受旱成农田27.28万亩，其中失收4.41万亩，早造损失稻谷43.8万担。以河婆、马路、保西、塔头、鸿江、东园、白塔、玉湖、锡场、渔湖、曲溪、安牙、磐东、云路为重灾区。

冰雹 发生局部冰雹有九次。1960年4月22日，榕城、霖磐、桂岭、曲溪下雨雹，一般雹直径一厘米左右。1977年6月22日17时，榕城雨雹，雹粗0.5厘米。1980年3月5日下午，埔田、曲溪、云路、玉窖等下雨雹，风雨雹持续30分钟，倒屋17间，坏屋顶400间，重伤3人，轻伤6人。1982年4月26日18至23时，桂岭、新亨出现雨雹，倒屋43间。1983年3月20日14时，龙尾区出现冰雹。1983年3月25日1时，锡场区出现局部冰雹。1984年3月19日13时，全县13个区下冰雹，并伴随雷暴，击伤2人、死亡3人，倒屋2间。1985年7月22日16时，新亨、

锡场下雹5—10分钟，雹大如中指头。

低温、霜冻

1960年3月31日(农历3月5日)

出现一次异常低温冻害。是日上午，梅岗一带气温高而干燥，部份农民前往“猪屎溜”和军田后山一带割山草，多数穿单短衣裤，有的没穿上衣。到11时左右，天气骤变，乌云腾滚，东北风疾吹，暴雨如泻，气温下降到 10°C 以下，持续6至7小时。在突然低温袭击下，少数无经验的农民，因天寒、肚饿，结果有云路区古湖乡梅云村吴亚深、陇上乡埔美村江炳良等六、七人被冻死于半山上。

